

长白少年



图书馆

CHANG BAI SHAO NIAN

长 白 少 年

柳元武 著

黄昌柱 译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长白少年》是朝鲜族作家柳元武同志写的一部反映朝鲜族少年儿童金明植在解放战争初期同敌人作斗争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真实地描写了金明植一家在旧社会的苦难遭遇和解放后的喜悦心情。说明了朝鲜族同汉族一样，在旧社会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共享胜利后的欢乐和幸福。书中情节曲折动人，儿童团员们机智勇敢，敌人的贪婪狡猾以至最后灭亡，朝汉两个民族的少年儿童共同战斗的事迹，都是感人的。使青少年想想过去，看看现在，展望未来，受到革命传统教育。

长 白 少 年

柳元武 著

黄昌柱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6.825印张 135,000字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9,830册

统一书号：10091·967 定价：0.52元

目 录

1. 夜逃	1
2. 风雪逢恩人	10
3. 爸爸	22
4. 放牛娃	35
5. 鬼来了	46
6. 夺枪	56
7. 雷雨	66
8. 在乌龟湖里	80
9. 奇遇	97
10. 追“惊马”	109
11. 金大爷	119
12. 烈火在燃烧	130
13. 觉醒	142
14. 明植的心事	153
15. 布下天罗地网	165
16. 黑云	179
17. 巍巍砬子山	189
18. 尾声	201

1. 夜 逃

深夜，天无星光，北风呼啸，雪雾弥漫。

突然间，几个黑影出现在孙家坪村口，又忽隐忽现地湮没在茫茫的夜幕里。被严寒封冻的村庄一片沉寂，惟有村里的几只狗发出凄厉的狺狺叫声。

走在前头的是中年男人，叫金逢奎。他紧绷着脸，身上背着沉甸甸的包袱，身旁领着十三岁的儿子明植，心慌意乱地匆匆走去。金逢奎的妻子顺实，头上顶着鼓鼓囊囊装有碗筷什物的大包裹，身上背着娃娃桂月，和大闺女桂玉一起跟在丈夫的后头。一家五口人穿着儿槛褛，冷得直打哆嗦，不住地在黑夜里走啊走啊。

走着走着，还没有走脱村庄，娃娃在妈妈的背上哇地一声哭起来了。

顺实慌慌张张松开背带儿，把娃娃从背上拽到怀里，用奶头使劲摁住嘴，止住了孩子的哭声。见娃娃一哭，金逢奎心神更紧张了，只顾催促家眷赶路。

一顿饭的工夫，他们就拐了一个山弯儿。金逢奎这才松了口气，放慢了脚步。顺实也有些放心了，把怀里的孩子松了松。可是这一松，娃娃又哇哇地哭起来了。

“看你，给她吃奶嘛！”逢奎责备着妻子。

顺实拨开衣襟，忍受着刺骨的寒风，把奶头塞进了娃娃的嘴里。娃娃却抗不住寒冷的侵袭，一个劲儿地哭啊哭啊。

“孩子爹……”顺实悲戚地召唤着丈夫。

逢奎应声站住，赶忙转回头来。虽然是黑夜，但顺实对丈夫那变得严峻的脸，还是看得清清楚楚：蓬松的头发、凸起的颧骨、塌陷的眼窝、闪着火光的两眼……

“老这样走，怕是全家都……”顺实看着丈夫那锋利的眼光，没有再说下去。逢奎从妻子那含着哀求的眼光里猜出了她的心思。

“你说什么？不，把桂玉许给那个瘸子，倒不如在这个路上冻死，你怕死？”逢奎冷冷地吐出了一句，转身又大步流星地走去。

爸爸和妈妈这一席话，又刺痛了桂玉，她抓住妈妈的衣角，一边颤抖一边抽泣着。

“妈，这都是我……”

妈妈见女儿这般悲伤，不禁心酸，赶紧挪动着步子。

明植见姐姐又哭起来了，心里有些着慌。他灵机一动，抓住妈妈的手，

“妈，我一点儿都不冷，身上都出汗了。妈，你看，”说着故意噤噤地往前跑。

多懂事的孩子！顺实在后头望着这个长相和秉性都象爸爸的儿子的背影，心里感到热辣辣的。

第二天下午，金逢奎一家到了哈尔巴岭山麓。哈尔巴岭，连绵二十里，沿途，飞禽走兽出没无常。进入这高山深

谷，不会再有人跟踪他们了，但前面又有千山万壑挡住他们的去路。前面的路，到底怎么走？柳林沟离这里还有多远？到了柳林沟，能不能找一条谋生的路？金逢奎深深地叹了口气，回头看了看跟在身后的妻子和孩子们。只见桂玉和明植忍受着一天一夜的折磨，脸冻得铁青铁青的，一边走一边不住嘴地咳嗽。见此情景，当父亲的真是心如刀绞，但他想到前边的路程，却又狠了狠心，转过脸来装着没看见一样。

原来，金逢奎一家，三年前搬到孙家坪。当时他们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给一家姓孙的地主当佃户，种地全靠借债。这家地主有一个儿子，那年十八岁，他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两腿瘫软，成了瘸子。老地主一直为儿子的婚事着急。逢奎家搬来后，老地主一眼看中了桂玉，便对金逢奎家施以毒计。开始时，他先敞开叫金逢奎家借债，等他们背上了一身阎王债，被重债压得喘不过来气时，就逼着他们把桂玉嫁给自己的瘸儿子。逢奎两口子当然不能答应。老地主看对他们软的不行，最后就凶相毕露，赤裸裸地进行威胁，叫逢奎家要么把女儿嫁给自己儿子，要么三天内还清债务，否则，就打官司把逢奎关进监牢里。

金逢奎两口子被地主逼得走投无路，整夜整夜地合不上眼。桂玉已经是懂事的姑娘了，她见爸爸妈妈为自己那样操碎了心，就抽抽搭搭地哭着哀求：

“爸呀，妈呀，干脆让我死了得了。”

逢奎听了，心如刀割。宁可我自己死，也不能把女儿嫁给那个瘸子啊。但有什么办法呢，天明，他们就要来抢桂玉啦。

“他妈的，”逢奎斩钉截铁地说，“反正咱们是死定了，坐

着死，倒不如在逃走的路上死得干净。”

就这样，金逢奎一家在风雪夜里，逃离了孙家坪，直奔柳林沟一个亲戚家走去。

第二天傍晚，逢奎一家翻越了哈尔巴岭。一过哈尔巴岭，他们就取大道走。在大道上走起来，虽然路还好走，但忍受不了饥饿的折磨。全年的粮食都被孙家拉走了。这两个月吃的顿顿是糠饽饽加干菜叶。再加上这次逃出来，时间很仓促，没来得及准备吃的，只是临走前每人啃了一块儿糠饽饽。桂玉和明植饿得两腿发软，头晕眼黑。桂月呢，更令人不忍看下去，她眼神发呆，上气不接下气，喉咙烧得直冒烟。现在多么需要有个能够避风的地方给她烧点热水润润嗓子啊！可是在这四无人烟的深山野岭里，哪有这样的地方。

夕阳缓缓西下。逢奎忽然停住脚步，抬头四下张望着，真发愁啊，天快黑了，今晚全家人可住在哪儿呢。

逢奎正焦急万分，忽听得顺实在后头抱着娃娃，一迭声地喊：

“桂月，桂月，快醒醒，快醒醒！”

逢奎闻声走回来一看，完了，桂月象是在抽风，嘴唇发黑，气喘吁吁，翻白着两眼，全身直打战战。逢奎悲愤交加，最后说了一句：

“死就死了吧，活着倒更要受罪呀。”

说着，他又返身只顾赶路。

“孩子爹，孩子爹！”顺实打着哽咽，瘫坐在地上。

桂玉和明植扶起妈妈，跟在爸爸的后头。



011216

一家人默默地走了一程，突然明植在后头喊：

“爸，您瞧，那里有房子。”

逢奎忙回头朝明植指的方向望去，北山坳里有一座茅棚隐约可见。逢奎忙领着一家人朝前走去，到地方一看，原来是一个不知道是谁烧木炭时用过的小棚子。它，不知风风雨雨地经历了多少年，棚顶全烂了，墙壁倾斜，四面透风，里面积满了厚厚的尘土。虽然这座棚子里没有主人能够接待从远道而来的客人，但金逢奎一家能找到它，感到很欣喜，因为他们今晚终于有了一个能避风的地方了。

逢奎一家撂下包裹，准备在这里投宿。顺实解下背带儿，把桂月抱在怀里；桂玉就地拣石头忙着搭简易灶，逢奎为了弄点吃的，到深山里去，明植也跟着爸爸一起去了。

父子俩一前一后，默默地向山里走去。走着走着，明植突然问爸爸：

“爸，我们为什么欠了孙家的债？”

逢奎紧绷着脸。

“爸，您怎么连话都不说呀？”

逢奎一听，心里很难过。是啊，我这个当父亲的虽然不能象有钱人家一样，给孩子吃好的穿好的，但怎么不能给孩子说一句暖心的话呢。于是逢奎那紧绷着的脸舒展了开来，用和缓的口吻说：

“没有吃的呗。”

“咱家干活那样苦，怎么没有吃的呢？”明植进一步问。

“没有地呗。”

“怎么没有地呢?”

“咱们‘命’苦啊!”

“什么叫‘命’?”

这下可难住了逢奎。逢奎只是叹息，不再答话了。说实在的，直到现在，他也搞不清楚什么叫“命”。

明植边走边琢磨着：什么叫“命”，弄得我们这样苦？要是我知道它，非把它干掉不可。

走着走着，突然明植脚下蹦出了一个象小狗那么大的黑黑的家伙。“耗子！”明植惊叫一声猛追过去，狠狠地把它踩了几下，耗子被踩得露出肠子，扑簌簌抖动着身子，就四脚朝天地死去。明植冲着这个死耗子吐了口唾沫，马上追上了爸爸。

父子俩在白雪覆盖的山坳里来回走着寻找吃的，但什么也没找到。夜幕降临。逢奎愣愣地站在那里寻思着什么，忽然转回头来问明植：

“咦，刚才那个耗子呢？抓着了？”

“嘿，它还能跑。”

“耗子在哪里？能找着吗？”

“能。”

“好，找耗子去。”

哎，爸爸要那个死耗子干什么？明植觉得莫名其妙，不解地望了望爸爸。爸爸不说什么，领着明植走回去，摸着黑找到耗子，去掉皮，只将肉带上，返回茅棚。

当他们回到茅棚附近时，屋里传来了哭唤声，

“桂月啊，我的宝宝啊！”

逢奎一听，心里一咯噔，迈不开步子。明植也跟着站住了。

“哎哟，我的桂月呀，真冤枉啊，你有什么罪死在这荒山野岭里。”

“妹妹，我把你给害死了呀，我该怎么活下去呀。”

母女俩哭声凄楚。逢奎听着，心都碎了。但他不掉泪，眼睛里却迸发出愤怒的火花。明植站在一旁，眼泪夺眶而出。

一阵寒风袭来，明植这才打起精神，“妈”地一声，直扑屋里。

逢奎闭住两眼呆呆地站着，不知不觉地，耗子肉从手里掉了下来。

2. 风雪逢恩人

第二天早晨。逢奎一家人滴水没喝，粒米未进，饿着肚子离开了这座荒山野岭里的茅棚。母亲和姐弟俩一次又一次地回过头来望望那茅棚旁用雪堆成的新坟墓，拖着沉重的腿默默地走去。

哈尔巴岭山路，拧着弯儿向前伸去，怎么走也不见尽头。一路上不见人烟。过了中午，逢奎一家人又累又饿，迈不开步子。顺实和桂玉更是经受不住，一步三摇，踉踉跄跄，眼看就要倒下去了。

明植扶住姐姐，学着爸爸的腔调说：“姐姐，把住我吧，这样的時候，一坐下就起不来了。”桂玉看着明植，感到他非常可爱，便紧紧地拉住了弟弟的手。走了一会儿，明植又去拉妈妈的手说：“妈，您把住我吧，听爸爸说，拐过这个山头，就是村庄。”顺实看着，凄然一笑，疼爱地把儿子的背推了一下。

其实，现在明植也支持不住了，那略微凸起的前额上沁出了冷汗，黝黑的两眉紧锁不展，明亮的眼睛失去了神采，两腿不听使唤，走起路来，老是拧麻花。逢奎见明植和桂玉都走不动了，就把两个孩子拉到自己身旁，一边架着一个，

继续往前走。桂玉和明植被爸爸搀住，桂玉又拉住了妈妈的手，一家四口人，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走。

走着走着，忽听得突的一声，一辆日军卡车飞快地从他们身后开过来，用极大的汽浪把他们摔倒在雪地上。一家四口人倒下去后，由于极度的饥馑和疲惫，再也爬不起来了。折腾了半天，还是逢奎先爬起来，把全家人一个一个扶起来。可是糟了，顺实和孩子们都支持不住了，刚扶起了一个，另一个又倒下去，就这样反反复复地总也扶不起来。逢奎也是筋疲力尽了，一下子瘫坐在雪地上，口里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逢奎正无可奈何地呆呆地坐着，这时顺实扬起那苍白的脸，流着泪哀求丈夫：

“孩子爹，不用管我们了，你先背着明植走吧，免得全家人都……”

“妈！”明植听着，心急如焚地喊着。

“妈，这都是我……”桂玉扑在妈妈的怀里，颤抖着双肩。妈妈的心都要碎了。

逢奎承受不住内心的痛苦，只是呆呆地坐在雪地上。好大一会儿他才把郁积在心里的愤懑一下子说了出来：

“要活，咱们活一块儿，要死，死一块儿，活着倒不如死了痛快。”

“你，你得为明植的将来想想啊。”

“爸，您背着明植走吧。”桂玉也哭着哀求。

可是逢奎好象对这一切都没有听见似的，谁说啥他也不答话。只见他两眼迸发出愤怒的火花，把牙咬得咯咯作响，拳头攥得紧紧的。

“早知道这样死，莫如当初给孙家一把火好了。”

“爸，等我长大了，我去放它一把火，烧它个一千二净。”明植学着爸爸，也把那小拳头握得紧紧的。

突然间，风雪骤起，卷来了刺骨透心的寒冷。漫山遍野，雪浪滚滚，万里天空，寒气急流。逢奎一家人抵御不住寒冷的侵袭，你抱着我我抱着你，紧紧抱成一团，眼睁睁地等着冻死。

就在这时，一挂雪橇扬起雪雾，从北山坡上疾驰而来。雪橇上装的是烧柴，由一个年轻人赶着。年轻人发现逢奎他们坐在那里，先是一惊，刹那间他意识到了眼前发生的一切，于是他立即停下雪橇。这个年轻人，高个儿，宽肩膀，微黑的长方脸，炯炯有神的目光，高鼻梁儿，头上戴着狗皮帽子，身上穿着白色粗布大衣，看上去二十出头。

“这样的冷天，你们在这，多危险。”年轻人见逢奎一家人的打扮，已经猜出了七、八分。

一家四口人仰起脸来，期待地望着年轻人。

“我们走了几天的山路，饿得实在……”逢奎说不下去了。

听罢，年轻人二话没说，一转身跑过去，把雪橇赶到逢奎他们跟前。

“快，快上，离村子这么近，你们险些儿出事啦。”

“谢谢，多亏你，你真是救命恩人啊！”

逢奎和顺实连连道谢，把孩子们放到雪橇上，然后自己也坐上去。只见他们的脸上热泪直流。

这时，年轻人嘘了一口气，把雪橇赶了起来。雪橇在板结的雪地上飞速地滑了下去。拐了一个山弯儿，一座村庄出

